

宋 祁 奉

敕

撰

古之隱者大抵有二既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  
 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  
 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如不足其  
 可貴也未嘗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  
 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豈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賞而先焉  
 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且遁世不仕者  
 纒班班可述然皆下既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字語足崖壑而志城闕  
 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中南高少為仕途捷  
 徑高尚之節喪焉故良可喜慕者類于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凡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  
 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  
 經頗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  
 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  
 因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

長子先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此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麥其首徒  
與相九子尤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惟其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  
身鷹特盡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枕書空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  
還於汾水山東皇著書自號東皇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待詔閣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二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  
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謂有司時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音除  
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  
丞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  
酒家商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  
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者五斗先生  
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和羣不詣杜之松故人也  
為刺史請績績謂禮答曰吾早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醪醪也之松歲時贈  
以酒脯初兄疑為隋者作郎撰隋書果成死績績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  
命薄華其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其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  
居越越王不知其大入也物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

無相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  
手一曰...  
昂尾...  
君子不苟...  
朱桃稚...  
以衣服...  
嗟曰...  
署...  
長...  
治...  
孫...  
異...  
召...  
而...  
上元...

無相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  
手一曰...  
昂尾...  
君子不苟...  
朱桃稚...  
以衣服...  
嗟曰...  
署...  
長...  
治...  
孫...  
異...  
召...  
而...  
上元...

步醫藥無不善二而說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為感而曰為  
醫者必求其源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后利為雨怒為風凝為霜散為霧  
虹霓為電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覽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  
為骨節入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太人所同也失則丞生熱否生寒結  
為疝瘕陷為離直奔則喘之喘則癆瘵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錯亂  
守身飛流其危言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留贅山崩土陷是  
其離疽奔風暴雨其喘之川瀆竭涸其焦槁高巖豐導以藥石救以針劑聖人  
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  
心為之若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  
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剋剋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  
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必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  
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生之要否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  
能濟也衣食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  
墮稼穡二無畏則慢規矩而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  
臣無畏則動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  
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

於大故於道者不侮於法者不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  
史徵等皆進其傳敢詳求淳初卒生曰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哭祭去牲牢  
孫曰徵等諸子見思邈曰後先顯情晚貴佳福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  
少卿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

與其妻遊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山廬其側長史李士期表士才  
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思邈幸  
寓山道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  
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  
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而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  
人首為出豈如陛下親降巖元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東傳赴都拜崇文  
館學士帝嘗奉太官游巖舊宅直宮左司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  
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桑耕食不交富世惟與  
韓德相宋之問為方外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  
出入廛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慰使周興彞之

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論言頌表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元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  
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為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  
相上召為侍讀拜同州刺史武后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養宗召將用之  
以孝直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異構以詵有古人之風名所  
居為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敏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  
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高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武后時仕為麟臺少監友貞少為司經  
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  
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為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為司  
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饈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  
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軫恤令弟祭  
○王希古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  
四十年願卒更居兗州徂來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  
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盧齊鄉就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  
足參至宗東巡符詔州縣敢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官扶入宮

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  
東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異贈衣服  
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遠客也行沖垢衲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  
報身所齋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鑿善禮學用張易之力  
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大也卒年八十餘

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書魏徵嘗  
謂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私  
比至乾重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再構為刺史使縣  
令孔植言或謂爾不見大經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觀垂星自為誌如言終  
武后崩則天皇右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  
而得錢數萬去後復獲太子通事舍人史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  
命其命封安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收  
其家如素道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  
間又蔽茅撤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鑄萬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櫻杯麈尾  
流積不御也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骨腫有紫光其

能見是宗初降封東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若新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令又李邕以重書迎之將至中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帳葛巾不名不拜收緒至更冠帶又入通事舍又扶具就位收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詣道與溫大豐無以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戒東俄而諸章該武氏連禍唯收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進王重福之亂收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

中書令姚元崇奏收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今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白履忠汴州後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立子景雲中召為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為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諸无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珣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美號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負不啻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為克全終身高即寬儒復豈易得哉○

盧鴻字顯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高祖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

書屢下每轉辭託使朕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德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反乎禮有大倫若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宜茲旨相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空相遣通事令入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疋府縣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因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平帝勅萬錢為所居室自號聶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亭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姓高瘦不剛沈浮於時去君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目觀名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明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耳復問神仙治鍊鴻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三五留意每開陳百各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過而高力士素事潘師者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自江淮盜賊起因東會稽剡中

大曆十三年卒弟之私謚為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番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養其父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得其術告道  
送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安於清泉且所須也既不之矣帝尊異  
之詔即其窟窟作崇唐觀及營義女宮又敕直道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  
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  
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高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  
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夜得實賜輒  
復負之無所苦由咸亨中為帝作冊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選道合墓開其棺  
見骸斑若蟬蛻者帝聞長曰為我合冊而自服去然所餘冊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奉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  
我得陶隱居止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盧盧天台不出臥石晉曰  
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兒承禎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  
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自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  
增知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唐成之言也錫寶篆篆段紋極盛之

元正尚友之室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道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  
老子判正文句又命王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瓘三所居按金篆設祠厚賜焉  
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  
等語言款語似方士刻之不錄直取其隱既云

賀知章字季直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  
人曰季直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群類科  
田崇憲太常博士張說為麗正殿脩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  
等書崇憲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  
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  
之選公要為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玄  
宗自為禁錮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由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捨不平  
陰爭道諍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次事人皆斬之坐徙工部肅宗為太子  
知章遷官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稷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太濶令之  
書稷亦積年之薄帝見復題聽曰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  
誕放遊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恤書或可  
觀未始矜飾善章隸書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筆十數字

世傳以為實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病乃請為道士還鄉里... 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 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權其... 聽為道士卒年八十六... 亦以舊息刀而令之... 秦系字公緒... 府倉曹... 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 系未嘗至城門妻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曰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 公輔之妻子在遠系為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 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 益壯其後更度秩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空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曰為象罔白馬... 證諸篇傳其說曰夢楓生腹二而產志和十六罹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 重命待詔翰林授左舍右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 親既良不復仁居仁病自稱... 亦以舊息刀而令之...

內解志和又著大易十二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 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樓簾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 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為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 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 閔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 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稚青陸羽常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玄明月... 為獨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類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未... 謂其鄉以舟楫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若虛言問辯技類如此... 善圖山水酒或擊鼓吹笛抵筆輒成常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說不取致... 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北廷春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為中書侍郎... 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激謗我云何對曰大吠... 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碎頰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身觀中對策高第... 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爾書褒美進膳部郎中祖... 舜字泰先為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雄馴于廷述睿少與兄符弟克... 讓篤孝已孤借隱高山而述睿資嗜學入晉山劉曼為於代宗以太常寺協

律郎召擢累司勳員外郎史館脩撰述表每一遷即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  
為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齋記書東帛備禮敦遣既至對  
別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  
復為史館脩撰述表重次地里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  
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峒同職峒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  
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但以還春精懇而誠故遣持祠且稱詔臨祭又  
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  
駟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  
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  
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字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  
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脩絮及仕官能交當時豪俊有名  
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二十九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  
之既長以易自筮得養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  
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蒼白終鮮兄弟而絕美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  
糞除垢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

能讀危坐効群兒嘯呼若成誦狀師拘之令雍州茶當其記文字惜惜若有  
遺過目不作王者韜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去  
匿為僂人作詆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  
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俊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  
人朋友坻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  
更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音或輒  
哭而歸故時謂之哭樂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自  
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及其備天下益知飲茶矣羽為  
茶者至陶羽形置湯突間祀為茶神有常伯能者因羽論復屬茶者力即  
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羽能善茶召之伯能執器前季卿為  
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蘆羽者召之羽不與服茶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  
更著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而茶  
崔駮梁州城內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孝學乃以田宅財貨分給奴婢各為業  
而身遊學楚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為娛山南四道節度  
使劉德威母為之謀數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玄宗時左補闕王直方  
其里中人也書論其便發訪遺逸直方薦觀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履虞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博麻湖蘇州許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去其松二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皆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其書卷下其精比哥傳借人書篇秩壞其書為斷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氣故常苦飢身畚鍤刺無休時或譏其勞谷曰妻姪微屠馬肝服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四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私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政之初病酒再暮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上召不至季蔚盧攜素與善及富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先化中韋莊表龜蒙為金部郎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車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隱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一百九十七

唐書一百九十七

天

邪

奉

救

撰

治者君也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長則去道也而欺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德懋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刻被荒茶始擇用州刺史孫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求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其官得其人其去數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遣使若循行天下勅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曰對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尤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惟京官得佩魚而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韋黃燒之風舉以憲制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即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各皆莫不孜孜言長久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於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二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闕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  
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雋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  
納款朝廷遣使撫按至率負香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  
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詔歲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沮河開地數  
千里補置七州十五縣百裏來賀見即授以牧宰咸令簡嚴人人安悅將  
還西長江曰天子藉公鎮撫去何如云我仁壽以地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  
城起廨用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弟撫循庸敢擅為異夏父老乃悲啼  
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救益  
州給兵護送刺史實執疾其功誅言山僚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  
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承喪亂後百姓流穴君賓加意勞徠不替  
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虔二州民就食  
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振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  
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道行者此知水阜常數  
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慶流澤一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  
錄刺史以下功最曰始食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大府少卿轉少府監

公生事起為度州刺史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公以愛利為行武民以牛依婦家行久  
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  
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家其首過婦家去捕牛者  
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檢家曰以  
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媵廬守所請於內  
曰弟還舍脫有益當告令媵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其物也  
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語人曰吾增未嘗檢物可  
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補統郡事吏一畏悅賦師王  
須拔政郡於是糧屈更令愧葉葉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  
男握幽州刺史之時又有李和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為門下錄事煬帝在江  
都以西方日亂謀徙都丹楊召羣臣議左右希意以為江左且望幸若巡行勒  
石紀功復禹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隘不足奉萬乘給三軍矣  
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譏毀幾得罪而免為宇文  
化及虜將至黎陽又陷營建德賊平授秦一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為通巴二  
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比齊為宋州刺史父政漢為隋水部郎使在  
兩死于盜素立任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請曰  
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是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不  
刑言于帝嘉納由是因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  
參軍帝曰更而不清復授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  
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其  
闕以熟別部數種邊素立以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  
立止受酒一石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馬邑  
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積并十器于州齊家書獻  
道會享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  
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時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  
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為傳紀今狐德夢許其  
良史也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職除  
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悅權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得外遷安乃歷司勳  
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卒受賄請多所結易吏肅然數手有  
王忘者被放吏還書其姓名二欲發說其成之至遠曰請者三萬無二此必

一王忘吏即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謂其曰公以公  
用也奈何欲辭以私卒不請故昭德銜之出為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  
休烈亦有文辭對今年四十九世歎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祖於魏言其  
賢慮幾從意尚高以評同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頲其出也少  
失世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高有學  
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稱又從遠弟道  
武后時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至遠子宙字玉田少聰敏自居長幼有禮不  
遇事逢難輒斷豎一閣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路敬潛其請自居長幼有禮不  
御史兼行臺發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不  
物故特其病恐悲傷家人無以與問母所朝夕侍無怠色母終時而從從  
遠子巖年十餘歲在會中守禮如昔以近臣子弟執邊且嚴進止中禮授右衛  
兵部參軍其母曰嚴喜其隸為參軍時製裘服終身  
皇朝伯然兵部侍郎嚴喜其隸為參軍時製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祥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貴為  
官叔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立誦諷見詔問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良  
傳檄遠近據天府示家桀為拒封月扼蹙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

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為山南道副人使開屯田以實其廩積儲五年  
討輔公祚以大鼎為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兼領  
無掠軍之嚴塞大鼎後治屬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無海  
魚鹽至昔徒行今馳驅美哉薛公德湯被又疏長蘆廣衡三渠泄于潦水不為  
害且時鄭德本在瀛州買取顯為冀州自有治名故河北稱鑄响刺史水激中  
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大史卒諡曰恭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  
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顯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至有傲婦再士  
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顯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召奪  
服客任事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出  
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為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至行車車弊  
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出  
有司執不貴帝曰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公況臣  
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從瀛州刺史州瀕海沈凝永載盜賊環空虛驚動  
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帝以實為饒陽令政清靜中民  
嘉美善制大功之嫌不道定官制以其兄弟治行相尚故不從以不節不微

中遷洛州洛多豪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  
伏下無所敢卒于官咸其為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白公陽  
德許其為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白公陽  
也德許其為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白公陽  
為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迹永淳初致仕為太子右庶子  
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年九十餘子雅其編其散制常侍  
館學士以實懷身黨誅德幹歷澤州刺史有威嚴時時中  
斗炭不逢楊德幹大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之祖軼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業封平陽州刺史  
會與執事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隆元年生得爾書其  
州刺史職早自恭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乃田使乃  
考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方不  
州都督有威賊依山刺行人仁會自發騎捕格夷之城門  
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佐有贏聊之官人以為  
惡畫夜循行有然毫蕪必發建中調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

或衆自言能活死人市曹尊神仁會劫徙于邊轉石衛將軍以年老之嚴肅年  
年七十八諡曰威子歸道明經又弟索擢選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徵賦  
吸請和武后召將重閣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  
與解脫歸國因表使者即到請備禮送賜歸道諫曰虜有患且積年今聞過入  
朝解脫則社稷待大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教初服頃天子命小  
國使者不足備禮送之后從焉默啜將至軍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都卿往勞  
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至執歸道相告歸道色不悅言且課  
為陳禍福默啜亦悔會者請賜默啜粟三萬石然五萬即農器三千且許結婚  
於是更以禮遣歸道既還具陳默啜不巨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百官  
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  
歸道不豫聞及索騎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  
其守召拜大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  
諡曰烈帝自為文以祭子賓庭開元時至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却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劾馮道  
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百一計俄縛首惡遂宗南方蠻  
夏立石著功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

枉為后所折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旦使臣殺無辜以希鉞旨哉而  
其有不自臣狀臣何情竟之后意解得不誅謂知微之使突厥者  
生擒其首領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冠弱不能勝其重山谷間僅  
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某觀察  
識懷古疾呼曰裴御中也遂免遣祠部員外郎姚鵠首領下獄懷古  
鎮安遠夷并姚州都督以疾辭安賊臨陽傳報數賊為用懷古為  
桂州都督格尉擊賊不問嶺南以言論禍福賊降自解為史使而懷古  
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徐夷難親備之且不信以  
易之故言自忠臣可通袖明况裔人邪身至壁撫然情等大喜果歸所探出  
降難請素衣歸者亦奉連根附額外平從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  
至吏民懷愛備置百為左羽伏大將軍去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是攜扶  
至并州出迎建宣道如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使入關州者  
而來首懸懸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懷古嘗將舉落內屬劉世威  
威獨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致其帥于百懷古請分番惟在  
幽州時韓琬以監祭御史監軍稱其駁士信歸財廉國名將云

景駿司農少卿孫中明經袖龍山歷肥鄉今縣北瀕漳水其流人  
善之舊防道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高築水至  
堤趾輒去其北燠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亦費約後遂為法  
方河北飢身巡問里勸人進有教者撫循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  
功後為青鄉令有世子用駿曰公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  
刑教之不多令之罪也因鳴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太義於其母子感悃請  
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淳令馮元淑臨洛令楊茂謙二人  
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州鄉民喜爭奏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  
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君老為我言學庶館舍  
橋壺比公所治意公為留終日後港房州刺史躬險有慈美風無學校好  
祀潘元景駿為諸生其學通隘道不博舍龍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  
以便之類如此轉奉令未行卒故謙權制舉授左拾遺內供奉為吏介而  
勤歷秘書郎始嘗實僕員雜重其材乃執政薦為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  
初出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同馬成傑去同鄉長相善泊晚有隙掉  
訐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後廣州卒景駿子述自侍  
太子惠登益州初城人為王盧軍裨將女嫁山南節度使董秦後唐定益州

景駿少時與友人為書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其書則謂即拜物也  
亂解如執人無與業惠其書無學術而後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  
之率心所安將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三百頃賦稅以足其即  
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階為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  
羅州會稽人寶雅初詣關書授大常寺太祝曹王景頊為西州軍節度  
使常署幕府遺累副使皇武軍亂劫府庫珣取首志於斬賊賊中  
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貫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侯府中  
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盧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者皆  
出之脩學官政教簡易若草草白雀淮南節度使珣亦嘗賜金帛服由  
京兆尹誦滅王羅羊以常賦充之入賴其利以老病解珣太子少師景  
陽縣男卒論曰弟子讓字景直以文學蚤有舉舉進士公辭皆  
為感賜射者幾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行者十餘年准即世使  
所居數請置墓於除監祭御史位從事中史惠德備建觀祭使親御中  
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文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田者獨  
為母耳讓為歟券召母歸之入為散騎常侍拜江國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舟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子寬六世孫高祖視以沅馬事太子承  
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在東宮為山舍人封武陽縣侯奉勅為  
太子混以右中護為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諡曰貞舟蚤孤從父伯顏直如等  
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無元此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宗初拜成陽侯  
張獻吉表佐御監事順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君死  
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士官賞以取賞號稱親官舟曰使  
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貧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當中有司與因者冬  
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鬻  
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  
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以諫  
者欲釋不誅舟上疏以為孝文之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  
唯兩京耳憲宗惡美會關關州乃授舟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  
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議高宗方乃拜豐稜  
州觀察使封武陽郡公闕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  
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舟計置安俸委餘於官罷八  
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舟召五教為

陶器材於場度其貲為估不取言厥利不能為屋立置材存十言免賦徵收  
其償還夫復有官為為之貧不能者界以財身仕勸勸益南北市為營以  
軍威中是募之就功厚與自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與馬十里以廢營為  
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杆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漚  
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舟覆其糧三千斛舟曰吏主倉亦藉其家  
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乃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出若期一月遂之皆  
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公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舟不法詔舟解舟行  
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比且不實舟治狀明大和中裴詡觀察江西上  
言為舟立祠並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勳實錄見舟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  
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舟對曰舟守江西草舟有大功德彼八州殺四  
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裴詡於舟息上舟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廕  
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珣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曰舟有士氣以南  
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勣節度太原未甫為副是時  
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勣殺文民勣欲得信重史視邊由謂往自定襄馮門  
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勣旬注備見西家鑄劍之視其障守卒增其粟約  
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蕃諸種比自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

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庄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  
擢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且書給之州自備餉  
艱險無饑人輒芋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之罷凡役九百四十四  
自縣舊置吏督賦宙得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粟陵香歲市旺  
人苦之宙為奏罷官官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  
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生木之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理民  
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  
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為民家  
號行盜皆迎為辨且謂之起盜後為解素嗜呼疾關宙至切禁之還為大理  
少知久之拜江西觀文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  
撫兵積備以幹開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宙弟  
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  
當依之謙後以功為封州刺史生三子即隲龔龔虛攜舉進士陋其岫獨謂  
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信云  
虛字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勣代權  
憾虛宣始謁神勣勣救左右謹衛勣與語見其冲遠不與見洗然裴度留守東都

表為刑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喜非所為  
不不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彥分道賑卹使有指  
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賊起蜀家家曰為  
更發教 膺招亡命聯蓬廬嘉榮諸州讎蠻落掛亂根株警賊以宣  
諭賊黨稍降其黠彊者署軍中尉無能還之曹魁長逃入峽中吏捕  
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自簡自便安人然犯者不其貸河州  
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  
能備直救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其獨易  
秋乘取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秘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  
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  
為書字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於事中

薛平實里系所來大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為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為湖南  
西川節度使會維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  
可因撫之漢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  
卿京兆尹出為武寧節度使罷出曰恨不以為使俄徙邠寧會  
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無異趨虜身夸詭力剽劫坊間



三日收其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少事  
惟言時弊件白之禁屯估執乃獲府縣元賞教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恭折服白  
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同知進工部尚書領諸道監鐵轉運使德裕用  
元賞弟元龜為京兆尹知府事其示立龍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  
軍元賞下除表主傳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不許何所人及所以進焉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東春  
與質屬蜀况舟出益昌旁索民挽船易于身引舟朴譙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  
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質各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  
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  
詔申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官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  
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  
俸救更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闕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  
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尺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  
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書選羅江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  
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儒學列傳上第一百二十三

唐書一百九十八

宋 祁 奉 敕 撰

高祖始受命鉅類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以時祠  
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  
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品以上  
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  
功臣子孫就秘書外者別為小學太宗身養羣隸風纏露沐然猶情  
府開文學館召各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士  
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聞則與計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其夜  
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書於  
博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坐坐能  
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在生員并置書院以學皆有博士  
大抵其時生員至三千二百自文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  
入其限四方秀才拔策負素分其意師以禮禮然勃興於是新羅高麗  
吐蕃高麗等群酋皆遣子弟入學鼓箠踵堂者凡八千餘人好後世史方  
履閭閻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備正五經綴缺頒天下以學者與

諸儒粹章句為義疏俾及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儒褚仲都謝安生沈  
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焯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  
明卜子夏公羊高毅梁元帝伏勝高堂生諸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卜子春  
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  
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種自觀寧不其然  
高宗尚書事武后矜權變至諸駟馬皆得領祭酒初魏晉等始置官發  
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羣書及府郡舉通  
經士而褚无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分  
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一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馬祿山之禍兩京所  
藏一為炎埃官膳私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為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  
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儒輔政議傷學  
科先經而後進士遂致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此  
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  
為救世之劑文其膏矣數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反削其傷  
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先盡其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  
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後天下一之方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顯

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訓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為儒學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儼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受  
公主江陵陷得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舉書于肆文遠日問之因  
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者儒沈重講大學授業常于文遠從之實問不  
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荅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及吾何  
觀重知其語召與及復研辯嗟歎其能性方正舉動絕重需成其風守節  
王世元皆從受學隋開皇帝東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詢授學士  
為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等皆以學官  
擢國子博士愷等為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陸德明  
陸德明皆特冠云文遠說經偏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初晉以折衷聽  
者志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飢文遠自出城推拾為食  
文法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  
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之意為伊在  
絕扶頤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為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老矣無能為也嘗頓首  
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伐及嗣國既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  
惟先生教之荅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當深未遠而復今若

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  
焉對曰彼殘忍而意偏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謂  
儒者不學軍師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始稍  
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本密而下王公何邪荅曰密君子能受  
世充小人無容故義非特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為國子博士士  
長安世充死絕其意文遠餓幾死數身出推為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為  
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之遠發春秋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  
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助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  
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勳經侍貴  
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荅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與國左常侍陳士  
歸細問隋煬帝推尊書學士夫業間屠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其德明與曾  
達孔褒共會門下者相酬難莫能計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殿中  
授經王世充僭號封王世充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  
之服已豆劑僭假東壁下玄恕入拜牀世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  
成阜世充平秦王辟為國子博士世充為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

已釋奠召博士徐文斌等屠慧乘道上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  
其世充帝亦書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  
博士封大將軍卒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  
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  
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  
小學家尤遠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立絕至憲復興鳩帝令由諸儒  
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秘書自觀中揚州長史  
舉屬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謂  
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其為音注後驗許復帝尚之卒年百餘歲  
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問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是  
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為儒多識廣聞精故訓羅等並名羅  
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為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  
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  
為京兆萬年人父思魯曾以儒學顯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

覽精教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  
弱謂曰吾嘗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稱其言大後果以  
幹治聞時薛道衡為襄州摠管與之推其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病  
失職歸長安不得調窶其貧教授為生高祖關謁見長春宮授明啟  
拜煥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重國  
務多詔令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  
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數五經去聖遠僻者漏  
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其非  
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詎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  
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  
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執必暢木源然多引後生與備校抑素流先貴  
勢雖商賈富字子亦窺選中由是奏議薄之斥為柳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  
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狀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卿莫  
經任使朕不忍棄後自取師古謝其復留為故官師古性簡靜不事行  
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自見舉意遂去高祖嘗召師古入內殿書物書帖  
沮乃闔門謝賓客中獨與師古談情滿紙為校城之通名也

亦性所為夢撰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  
二百段其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行有  
山詔之卿博士雖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書  
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秘書監引  
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  
永徽元年揚廷為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篇初思魯與女  
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帝及之師古弟相時字春亦與女  
天策府參軍事自觀中皇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  
古死不勝哀而卒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兼州刺史封臨沂縣  
開初平人多疆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函書  
刺中聖運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百千餘言開元  
明服氏奉以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書造同  
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興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  
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  
論議穎達為冠最上者師宿儒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揚州感家  
得免補太學助教

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令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德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家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衡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歲歲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限割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訛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子志終司業志于惠

元力學言及在官擢累太子前德三司業時人美之王恭者汝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自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為義證其書博善文藝文達皆當時大儒再講偏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論嘉運雖州繁水人少為沙門還治儒學長議論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學士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壬午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歌釀故摘摭其成書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為太子引為崇賢館學士數與沈馬秦曠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州以故人子私養之親履後敏悟絕人授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書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放王羲之書意以陳國子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書遠使來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素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步乃右坐不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中書舍人居母喪哀泣奪哀每入朝徒跣及晝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餘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及月家人以擅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遷累贈中監封

勅海子夫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  
承嗣為太子通與參長信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信下獄坐大逆死來俊曰  
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八古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與孤  
母徐教以父書懼其積蓄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敬以求售數年書  
亞之詢父子齊名號不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  
何如智永弟永答曰吾聞彼一守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  
擇紙筆比自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  
貴尚遂良大喜通映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者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去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為直秘書學  
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比  
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負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  
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良之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  
戒曰世夷重學卿為講大誦勿入其弊還當以中書舍人如子奢唯唯  
至其國為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東  
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大廟身止四三高祖崩附主于廟帝  
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以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望啟議當七廟奉玄成

王肅宗歆於北歷代廟議不能一旦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  
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溥游狹之義且請依古在七  
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為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廟之於其  
共奉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三推親親顯尊尊為不  
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附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為六室及帝崩禮部  
尚書許劭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瘞且四海常新宗  
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恆晉范宣議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宣藏於  
府瑞異所舍也禮去祧有壇曰皆所未安唐家宗廟共祀宣宗以方為  
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廟衍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劭宗議然言七  
廟者本之子奢高宗詔起居紀封職古朕嘗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一性  
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不自畏死  
則必懲于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擢陽尉魏禮臣劾欲成御史  
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之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鞠報禮臣不可謂  
如請子奢曰在律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  
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為人樂  
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君主臣因禮其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詩人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  
士劉軌思見之為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占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授  
以詩禮又從能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本我仕隋為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  
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徵聘比而  
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  
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勢岷波女之使  
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剥喪黎元故周師臨  
郊人莫為之用此所以王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  
爾如貪浬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  
矣庶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祿永及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  
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  
顯者永平賈公彥趙李玄植公彥終大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  
中為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  
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于始不  
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憬請武成廟為七室唐廟為五下  
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庚古祗禮者特損國廟數劫去義不

可以訓武后不獲以爲媿之時比服入意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察備部任  
郎公友傳其業之信玄桓又受左氏春秋於主德詔受詩於飛威詔受書於  
書曰高祖為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許屠講說玄植以帝關  
弱願切其短帝禮之不寤坐事遷世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中陳國子博士少為  
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南冠以學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召胤為太子舍人  
王義淨初為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自散騎侍郎轉太子舍人  
宗即位進燕王諒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大學嘗問諸通經者胤入下  
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相推可定於後天  
關右業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後胤曰  
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吾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身之位臣竊贊一人乃  
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人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見大  
誼二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為已方罪也帝大  
悅遷燕王司馬出為臨川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疆方問欲何官胤曰臣  
敢請當侍承徽士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閑知在聖年八十

散騎常侍承徽士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閑知在聖年八十

三贈禮部尚書諡曰康隱葬昭陵孫承上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

初三年諡曰貞獻子謚別有傳

姜異遠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元明春秋一家刺史嘗與抗集諸生講於

劉焯劉軌忠孔穎達並以考儒開門受業身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時

儒者所未叩坐臥難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

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永生於水即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

為奉天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蜀王師有

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美高祖於

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

壁時密微遠近宗仰然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自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

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苦為而

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平孫倚相仕為秘

書省正字雖覆圖書多所刊定子宗義天寶末為幽州大將以雄略聞麻左

金吾衛大將軍家客刺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

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死孝忠妻甘女守節也寶臣初倚任晚稍忌從政

乃闔門謝亦游不事人惟在知節度與由院謀拒天子命欲改其曰

斷絕諸侯致太平爾老與燕有骨肉恨夫事致致命帥莫先於燕燕

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藉誰能爾  
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寒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老保佐  
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免不然民尚有墮乎今悅兒猶執此  
又幼富貴不出官廷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請將東  
自古豈少或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播留後爾連入伯衛則福  
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自伺之從政  
懼乃吐血即斃三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于武俊  
如其端云

蕭道愔字文行陳留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仁春秋用冠以國子生為  
兵部郎中官至左僕射從關中詭浮屠服士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  
書郎直觀書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諸  
直學士各言得失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石上之書受其書博而費曰假我  
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資賜元渥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書必中  
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何終日自苦否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



晉書時許叔牙為侍讀自勸講王為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太子  
館監之德言請致任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秘書監又乃得  
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用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  
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皆尊高宗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  
太常卿諡曰博友字延基有容人自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  
士於詩禮尤邃獻詩於義一篇年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  
明詩者宜先讀此子子儒字之舉高宗時為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  
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  
帝直據緯為說不指蒼昊為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  
五帝唐家祀圓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  
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按輿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大微宮五精之神  
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為天子日月麗于  
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為天草木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北五帝四郊又有  
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丘為一  
玄折而一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之說與舊式相違宜有刊  
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

是配之矣月令于五春祈穀上帝春秋啟蟄祭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  
春夏祈穀于上帝此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為不稽請四郊地氣祀天  
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比且不載經謂  
一祠謂曰可乾封初帝曰封禪復祀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禮以常  
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  
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為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為  
虛妄補黃帝郊壘夏禘黃帝郊奠殷禘學郊冥周禘魯郊稷之謂禘者祭天  
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  
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又說三王之外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  
正月諸儒所言猥至不明臣願乞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于儒與博士陸  
遵世張統師權無等共曰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  
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舊明年詔圓方之明堂感帝  
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長壽出歷天  
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籍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何直日偃卧不筆時人  
語曰何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為口實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自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初觀請以  
書內者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殿觀為  
撰播謂人曰變與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  
時初置具官元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惟少若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  
德光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自建言諶天逆惟父子坐死不  
及兄弟請更議詔群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  
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陰唯建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深隔其蔭  
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  
撰高祖實錄與創業盡自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  
出為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  
書文繁令撥其要為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  
兄弟劉訥言皆名家伯莊著意城人為立文館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  
等論議其多終三年實館學士自訥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  
著作郎兼脩國史終相三府司馬高宗二十二年又書監書通者皆陵人與弟暉  
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奉若秦道者皆其子也其子若以為無法百景  
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宗正卿

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為太子濯訥言洗馬兼侍讀實集諸書五篇為  
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奴除名為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自觀太子書忤旨從嶺表有同宗者外州  
襄間琮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  
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森澹積水矣其殞處有琮博諸野波中勿若  
者道琮曰若死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人得死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  
學博士為時名儒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